

李巍

著

萤火之光

YINGHUO
ZHIGUANG



作家出版社

李巍
著

萤火之光

YINGHUO
ZHIGUANG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萤火之光 2 / 李巍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63-8724-8

I . ① 萤… II . ① 李…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554 号

萤火之光 2

作 者: 李 巍

责任编辑: 如 舟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 210

字 数: 205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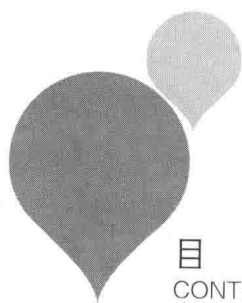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24-8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开 端	003
Chapter 1 盛放 · 凤凰天	059
Chapter 2 残缺 · 兰陵赋	087
Chapter 3 记忆 · 似流年	109
Chapter 4 回首 · 蓦然凉	139
Chapter 5 逆流 · 时光海	165
Chapter 6 旋涡 · 韶之光	191
Chapter 7 轮回 · 枷锁扣	217
Chapter 8 终章	251

楔 子

我梦见了你。

在呼吸的空气里，在心跳的旋律中，在想念的日日夜夜。

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梦见你，仿佛余下的生命全部为了证明你曾经的存在。

纵使生命千般流转。

纵使你的容颜早已褪去了往昔的光华。

我却依然，在时光的河流中将你的呼吸和声音铭刻在了心口最深处的细胞里。

每一次心跳，都仿佛是在对你诉说——

无尽的爱。

你的三月残歌，我的七月流火。

那些载满了哭泣与哀鸣的荒野。

正效仿着我们菲薄的流年，一点一点地匍匐前行向哀愁的眼波。

我却深知——

你终是我生命中的一处清澈的水泽。

我们不该舍弃，你我之间曾经拥有过的淡淡的缄默。

只是该如何拴住虚空。

又该如何留住时光的过往。

旧的与新的。

坏的与好的。

我们仿若永远都潜不出涕泣的沼泽。

黄昏的光已落，悲伤的叹息笼罩了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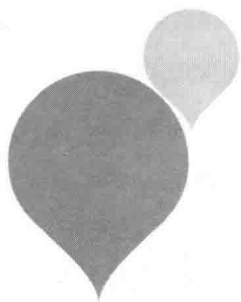
你所伫立存在的那个国度里的温暖却依旧像是耀眼的芒刺。

我也曾忘了——

你心中的那条安静地睁着眼睛的河流，早已演变成了段段的残篇。

我不该强求，要你予我那片怅惘的弦音。

只是，你握在掌心中的那小小的光亮，是否就能够将我带离这即将沦陷入黑暗的世界，前往充满着萤火的温暖国度？



开 端

黑暗里的空间中，凋落的金色花瓣，在空气中晕染出微小的温暖，那是无法用手指触摸得到的光。像是充满了无奈与悲伤的，酸涩与绝望的——一只萤火虫的影子。



十月一日 简澄

假期。

马拉松大会之后就是国庆节，肩膀上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尽管作业还是多得会应接不暇，但是在假日的第一天里，简澄决定至少要好好地放松放松。妈妈的工作是没有假日可分的，所以即便连国庆节这样的国定假日也还是要劳碌地去上班。

简澄吃完早饭后接到了初中好友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不停地抱怨着高中的课业繁重，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到外面去疯，还问简澄在市重点高中里好不好，最后说道：“欸，对了，前几天我放学的时候看到你爸爸和一个挺漂亮的中年女人一起去超市，不过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你家亲戚啊？”

听到她的话，简澄当即沉默，然后哽咽一声推搪地回复道：“可能……是吧……”漏洞百出的回答。

“是么。不过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很亲密啊，完全不像那种普通的亲戚关系欸。啊抱歉抱歉，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哦，你

千万不要误会。”

片刻的沉默后，顿了顿又强颜欢笑地说：“我知道。”

简澄同好友讲完，将电话挂断，然后听到了敲门声。

笃、笃、笃。

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走到玄关处透过门镜向走廊外面张望。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看起来很年轻，脸庞小巧而精致，大概只有二十出头的模样。起初，简澄的心里有点异样，只觉得她很眼熟，五官好似似曾相识。直到在看到对方微微凸起来的腹部之后，简澄先是一怔，反应过来之后便把防盗门打开。

“你好，我是住在楼上的——”

“唔，我知道的。”

没有等对方打完招呼，简澄忽然的打断让对方的话有点落空，随后又将目光停留在她已经显怀的腹部上：“我认识你的弟弟……”

“哦？啊……是嘛。”对方显然是既惊奇又惊喜，“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呢。”怪不得会那么毫无戒备地为她打开门。

简澄没有什么多余的面部表情，连声音也异常的僵硬：“请问有什么事么？”

突然来敲她家的门。何况两家是那种一般人都无法比得上的“特殊”的关系。

对方淡淡的、看不出有微笑地说：“抱歉，这样的见面实在冒昧。不过因为我家挂在阳台上的被单被刮落到了你们家的阳台上，所以——”

很快便懂了：“是要我拿给你吧？”

“嗯……是的。真对不起，麻烦了。”



简澄暗指性地回答说：“也没什么……”

然后她侧身让年长自己一些的女人进来，自己转身走进阳台。其实心里在看到对方的那一瞬间，简澄无意识地冒出了“为什么敲门的人是他的姐姐并非他自己”的念头。但随后简澄又觉得这样也好，至少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尴尬。

将天蓝色的被单叠好，递给对方，也就会发展出随口的对话：“你的被单？”

“不，是我弟弟的。”

“唔……是么。”听到对方这样的回复，简澄到底还是将话问出了口，“为什么……他不自己来取呢？”

这样问无疑会显得有些突兀与莫名其妙。

“哦，他早上就出去打篮球了。最近似乎又重新捡起了体育运动，参加了马拉松也加入了篮球队，看起来倒是比前些日子精神了许多呢，真是改变了不少。”女人说话的时候，双手捻着被单的一角，眼神里充满的是对自己弟弟的甚加疼爱。不像是姐姐，倒更像是做母亲的。简澄的目光从她手中的被单往下走，最后停在她的腹部上。

看起来非常的温暖，像是一个微微鼓起来的柔软的核，紧紧地包裹着里面幼小的生命体。透过衣料与皮肤，仿佛能够感觉到里面的小生命正在轻轻地呼吸，以及那清晰跳动着的脉搏与心跳。简澄的眉心蓦地一阵酸楚，突然脱口而出：

“不管怎样，都会生下来的吧。”

“欸？”

“对不起……”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简澄略微低下头，“我大概太多事了。”

“不，谢谢你，能够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对方微微笑出来，顿了一下，“而且，‘对不起’这样的话，应该由我来说才对。”

简澄略微困惑地抬起头，只听对方又饱含歉意地说了一句：“真的很对不起。”

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报着市内新闻：

“某职业高中学校近期再次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死者为校内一年级学生，年龄十六岁，性别男，姓名为×××。该死者是由于匕首刺入胸膛伤及心脏而当场死亡，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同时警方也在竭力寻找凶手，近期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大幅度地上升……”

新闻正播放到这里的时候，窗外有叶子发出了清晰的“啪嗒”声，随后几乎是转眼的工夫，大雨瓢泼而至。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那么，是不是在找到那个杀人的凶手之后，只要凶手对死者的家属充满歉意地说出一句“对不起”或是“真的很对不起”就可以使一切仇恨与悲伤全部都烟消云散呢。

因为说不定，凶手也是有苦衷的。

因为说不定，凶手也是迫不得已的。



会是这样么。

会有“对不起”或者“真的很不起”这样虚伪、矫情而又假情假意的收场白吗？

会吗？会吗？会吗……

下午的时候，简澄拎着塑料袋到楼下去扔垃圾。

她打着伞，刚刚走出楼口的时候，便看见一辆出租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下车，绕过去殷勤地打开另一扇车门，然后女人走了出来。

简澄清楚地看到，为那个女人打开车门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很奇怪。明明已经许久未曾谋面，可是重点却不在这里，有几秒的片刻简澄甚至不知该做些什么表情与动作。她只是呆呆地怔在原地，一手紧紧地握着伞柄，另一手狠狠地攥着塑料袋。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女人亲昵地拥挽着父亲的手臂，看着父亲脸上如涟漪般徐徐铺散开来的笑意，看着一直走到自己面前的“夫妻俩”聊着彼此之间才能听得懂的话题，最初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爸爸……”

直到简澄出声，从她身边走过去的父亲才回过头，他身侧的女人也一脸狐疑地看了过来。

明明就算分开，也还是住在同一栋公寓里。

算起来，有三个月，九十几天，或者更多。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比起来，三个月的时间根本就不算是什么，最多不过是四分之一罢了。但是为什么，站在自己面前的父亲俨然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那些曾经快乐的童年与相互不可缺少的情感为什么会在此

刻显得那么虚假而又遥远。

这个意识在简澄和父亲对视的时候更加强烈，以至于看到了父亲用一种异常陌生的目光将自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心里的某个地方蓦地就凹陷了进去，朝着某个黑暗的地方，一直一直陷下去。

“欸，她叫你‘爸爸’啊。”中年女人凝视着简澄，又转向简澄的父亲，挑起眉毛冷笑出声来。

父亲没什么表情地避开女儿的眼神，略微有些尴尬地向中年女人解释道：“哦。我和前妻的孩子，没什么，走吧走吧。”

简澄刚想要张开嘴再说些什么，父亲已经不耐烦地做出了告别的手势朝她摆摆手，中年女人也趾高气扬地跟着他转身离开。有个穿红色皮鞋的小女孩打着伞从他们交错而过的缝隙间跑向这边。把整个路口处的积水踩出了满满的“噼啪噼啪”声。

简澄望着父亲的背影陡然间红了眼眶。

大片大片的雾水漫过了她的眼底，想起母亲与父亲离婚那日的泪水，眼前的父亲与那个中年女人相互拥挽着的背影竟然像噩梦一般缠绕住了她的视线，使得她的心情顿时烦躁到了极点。

无比羞耻的感觉令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垃圾袋，突然觉得没有丢掉它的必要，于是一股冲动席卷了她所有的理智。简澄没有多想，抬起脚快步走到了父亲与中年女人的面前，握紧伞柄，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两人都是随之一怔，中年女人更是嫌恶地皱起眉头嘟囔了句：“哎哟喂，这是干什么呀，还不让人走了啊。”父亲也厌烦地皱起眉，望着站在逆光中的女儿，不怎么高兴地说：“怎么，你还有事？”



女生仿佛是在做最后的努力，轻声询问着开口：“爸，这些日子里，你都还好么？为什么……都不来看看我和妈——”

“还看什么看？”女人突然转过脸来，“他现在和你们还有丁点儿的关系吗？怎么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婚都离了还抓着别人不放啊，别以为你管他叫‘爸’就可以死皮赖脸地为所欲为。”

“行了行了，你和她一个小孩子较什么真。”父亲又转向简澄，“还有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我为什么不去看你们，你自己回家去问问你妈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听说你考上市重点了，还不错嘛，哼，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丢脸丢到棺材里去呢。”

周围安静下去。

头顶上是砸到雨伞上面的“啪嗒”声音。

是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呢？！

原本以为一家三口人永远的会在一起，即便考试不好，即使被责骂，即使被讨厌，即使在学校里发生了不愉快都不算是悲伤的事情，至少全家人还在一起，至少家庭是完整的，至少自己还有完整的“母爱”与“父爱”。那么，这次，连眼泪也流不出来了。似乎早就已经流得干涸，如果一个人的心都死了，那么再悲伤、再绝望的事情也不过如此。

简澄站在父亲的面前，默默地凝视着父亲的眼睛。那些曾经活在她记忆中的爸爸的身影，仿佛在这一刻全部都被无情地摔碎成了噼里啪啦的碎片，每一片上却倒映出父亲带着自己玩耍时的幸福笑脸。

多么的可悲啊。

那个给过自己无数伤害也带给自己无数快乐和温暖的男人，想来

也曾“小澄”“小澄”地呼唤过自己。

——如今却全部都变质了。

发臭了。

腐烂了。

生病了。

死亡了。

甚至变成了怨恨，变成了愤怒，变成了密密麻麻的痛，刺穿皮肤与血管，像是会传染的病毒一般侵蚀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

简澄挥起手中的垃圾袋，猛地摔到了父亲的身上。

塑料袋里面的垃圾全部都“哗啦哗啦”地散落到父亲的脸上、肩、胸上以及鞋上。一旁的中年女人气愤地冲过来，扬手便挥了简澄一个耳光，然后恨恨地推了她一把并尖声叫起来：“要死啊！你这个不要脸的死丫头！你存心来找碴儿的啊你，你跑老娘面前撒个屁野，你爸现在不要你们，已经跟我过了！你和你妈没能耐还装什么装，再不要脸我就去告你们——”

“你闭嘴！”简澄捂着火辣辣的左脸颊打断了中年女人的吼叫，“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算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是！不要脸的人是你！要不是你的出现，我们全家人还好好地在一起！全部都是你的错！是你的不对！你根本就是无耻的第三者，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你一定会有报应的！你不会好过的！”简澄大声叫着：“我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

说完简澄便在女人恶毒的咒骂声中向楼上跑去，身后却传来了父亲略微颤抖的叫喊声：“简澄！”



不是“小澄”，变成了“简澄”。

不是充满了温柔与疼爱的“小澄”，而是带着讽刺色彩的“简澄”。

紧接着又是一句：“你怎么变成了这种样子！”

简澄突然就停下身来，她在黑暗的楼道中回过头，光线很暗，看不清她的脸，做父亲的只听到自己的女儿用冰冷得可以将血液冻结的声音说：“我变成这样，令你感到很奇怪么？你应该高兴才对吧，因为你不是从以前就觉得我令你丢脸么，我变成这样你不是应该更加高兴吗？我告诉你，你也一样……抛弃了我和妈妈，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再哀求你什么，所以，你也一样会得到报应的……那个时候，我要你跪着来请求我妈的原谅——”

语毕，再次转身跑开，泪水终于汹涌着蔓延了整个眼眶。简澄紧紧地咬着下唇，直到闻到了血腥的味道。黑暗中，仿佛有大片大片散发着腐臭气息的海浪朝她的身体重重地砸了下来，痛苦的腥咸在瞬间贯穿了她的全身，恍如尸骨将会无存的痛苦。

简澄抬手用力地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心里默念着：爸，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这样虚假的话，听起来是不是也会令你恶心得想吐？

然后，她便牵扯动嘴角冷笑了出来。

十月二日 浅橘川

假期。

国庆的第二天，浅橘川同身为队长的钟森请了一天的“假日”才从篮球队里抽身出来。毕竟快要同邻校的高中比赛了，再加上浅橘川是“插队队员”，所以不能够马虎行事，于是才占用了假日时间。

不过，今天之所以必须请假，是因为要陪同姐姐去医院。这是在前一晚就说好了的事情。尽管不知道姐姐要去医院做什么，但身为“姐姐孩子的未来舅舅”这一点，就算去医院“做点什么”也本该义不容辞。

姐姐先去了妇科检查区，那里站着保安人员，凡是有男士超过“妇科区”前的黄色警告线，保安人员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推出去，然后面无表情地指了指墙壁上挂着的“男士止步”的警告牌。浅橘川站在黄色警告线外同走进去的姐姐挥了挥手，然后拿着手中的几张单据绕过人流拥挤的大厅去收费处。

找了半天，在穿着紫蓝色工作服的护士身后的透明玻璃窗上看到了“收费处”三个字，于是便走了过去。

从那个安装着扩音器旁的窗口将单据伸进去，里面一只苍白的手从长长的衣服袖管里伸出来，用力地接过去，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出一串，接着没什么好气地朝浅橘川说：“四百九十块。”

“嗯？”男生也不太高兴地皱起了眉，“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不过就是几盒药，不可能这么贵。”

穿着白褂子的收费员抬起头，看向浅橘川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你年纪这么小，看你那样子就知道你没有经验，你懂什么？这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安胎的药，再加上挂号费和专家的门诊费，这还贵啊？已经够便宜的了。”他顿了一下，忽然又含义不明地挑起眉毛笑出